

左玉河 著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外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王国维
Wang Guowei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王国维

左玉河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1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左玉河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669-9

I. ①王… II. ①左… III. ①王国维(1877—1927) — 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5470号

王国维 WANG GUOWEI

左玉河 著

责任编辑 王西莹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669-9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引子 / 001

第1章 旧学新知 / 004

颇为自豪的忠烈之后 / 004

性情忧郁的小秀才 / 006

秉性耿介的海宁才子 / 007

在人生的十字街头 / 009

到上海研求西学 / 011

结识罗振玉 / 014

第2章 辗转独学 / 017

进步神速的独学时代 / 017

数次研读康德著作 / 019

可信与可爱之间的烦恼 / 022

学术“三无”说 / 024

红学研究的新境界 / 027

创造崭新的美学天地 / 031

提出“美育”的第一人 / 032

第3章 京华初度 / 035

情感与理性的张力 / 035

填词的意外成功 / 037

首倡词之境界说 / 039

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 045

第4章 避居日本 / 050

转向古史研究 / 050

名重学界的考证力作 / 054

合作攻关的《流沙坠简》 / 057

金文研究的新突破 / 059

步入甲骨研究的殿堂 / 063

一场学术公案 / 065

第5章 扬名学界 / 069

委蛇遗老群中的操守 / 069

甲骨文字的缜密考释 / 071

轰动学界的《殷周制度论》 / 074

走向证古的大师 / 077

北京大学通信导师 / 079

数拒薪金传佳话 / 081

第6章 京都际运 / 084

南书房行走 / 084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 086

平生佳运在斯时 / 088

书成自谓绝代无 / 090

为人称道的二重证据法 / 092

二重证据法的特色 / 095

兴亡原非一姓事 / 097

蒙元史研究的新贡献 / 099

第7章 孤僻性情 / 104

喝大缸酒的“高阳酒徒” / 104

为溥仪与北大决裂 / 106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 107

爱吃甜食和红烧肉 / 109

老实得像条火腿 / 110

长子潜明之死 / 112

金石之交破裂 / 113

误会究竟在哪里 / 116

第8章 大师之死 / 119

枪毙叶德辉引起的惶恐 / 119

从容自沉昆明湖 / 123

自沉之举惊宇内 / 126

流传最广的殉清说 / 130

文化殉节说 / 132

罗振玉逼迫说 / 134

悲观厌世说 / 137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 / 140

附录

年谱 / 145

主要著作 / 149

参考书目 / 151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主要活动集中于学术领域。他平日深居简出，生活俭朴，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他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了与罗振玉、缪荃孙、沈曾植等人交往较密外，他还与国内外数十位知名学者通信论学，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崇高的国际盛誉。

王国维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王国维自沉之后，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就高度评价说：“静安先生在廿余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力于考古学及史学。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当代大文豪郭沫若认为他的论著“领着百万后学”。国学大师吴文祺指出：他是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无疑，在黑暗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王国维是一盏引路的明灯”。

历史学家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中高度称赞说：“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

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某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采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矣，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

王国维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一生的学术活动及其思想，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77~1894），十八岁以前的少年时代。他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小学基础。

第二个时期（1894~1911），从家乡海宁到上海，追求新学的时期。他学习并研究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力图用自己掌握的新思想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在文学创作、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他研究文学和美学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1911~1923），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退避到日本作寓公，开始钻研中国古代经史的时期。他前半段在日本研究，长于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韵之学；后半段回到上海，在英国人哈同创办的学校中教书，编辑学术杂志，并自编《观堂集林》，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

第四个时期（1924~1927），从上海到北京，虽然一度担任逊清皇帝溥仪的文学侍从，但主要精力仍在学术研究上。1925年后，他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学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时期。

第 1 章

旧学新知

颇为自豪的忠烈之后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1877 年（光绪三年）12 月 3 日生于浙江海宁州盐官镇双仁巷，十岁时全家迁到盐官西南隅周家兜。

海宁州，即今浙江省海宁市，位居浙江北部，钱塘江口北岸。其州城当时在盐官，修建于钱塘江边。其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清代盐官陈氏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之誉。王国维旧宅地“双仁巷”，原有“双仁祠”，为纪念曾任浙西节度使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及其从兄颜杲卿两兄弟的忠节而立祠名巷。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给幼年的王国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盐官最扬名于世的，是被称作“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王国维故居南面几百米远处，便是举世闻名的钱江一线潮汇合处。从南北两岸卷起的白浪，呼啸而来，神奇地汇合在一

起，咆哮着西去，就像传说中伍子胥统御的千军万马齐头狂奔，天地为之震撼。差不多十二小时后，夜潮一样汹涌而至。

年年月月，观潮听潮，潮来潮又往，多年之后，王国维以一首《虞美人》这样追忆钱江夜潮：“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用“素车白马”来比拟钱江夜潮，足见王国维心中寄托了对伍子胥的追念。

他所要表达的，或许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见识：国破家亡之际，就算自己身死了，灵魂也要守着家园，也要与山河同在。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在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稟、王荀四世，均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稟及王荀均死于北宋之国难。特别是其先祖王稟，北宋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壮烈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民族英雄。王稟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浙江盐官，王氏家族遂定居于此。

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时，其家族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在海宁生活了八百余年。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间毁于大火。后虽又重建，并移之邑治之东，但到王国维出生时，旧祠已不复存在。

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稟及后世受赐安化王爵而闻名，在海宁受到当地民众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自己的先祖深感自豪，曾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予以纪念。

王氏家族虽然有过光宗耀祖的历史，但到了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的时代，社会地位低微。这种家境给人的压力更为强烈，王乃誉有诗云：粗衣淡饭苦难全，莫为奢华体面牵。试看几多炊囊绝，何如守我旧青毡。如此窘困的家庭气氛，对幼年

王国维的性情，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性情忧郁的小秀才

从 1877 年出生到 1899 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以前，王国维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故乡海宁度过的。四岁时，他的生母凌氏不幸病故。当时他的姐姐蕴玉才九岁，本身还没有自立的能力，但已能照应弟弟了。王国维十一岁之前，他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于是，他自幼依赖祖母范氏及叔祖母抚养。他的弟弟王国华对他年幼时的印象，就是“寡言笑”。

幼年的家庭变故，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这种忧郁沉潜的气质、天才的禀赋，早在少年时已有显露，并养成了他一生沉静好思的习惯。过早地喜欢思考人生问题，更增加了他的忧郁与痛苦。

王国维的读书生活，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菴斋，早年读书并曾经习贾于茶漆肆，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题画诗数卷。王国维幼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家庭里。

王国维对书籍的喜欢，与其父的长期熏陶是分不开的。王乃誉有着前贤安贫乐道的精神，他不论到哪里，业余时间都攻读诗文、研习书画，每天的常课是临帖数千字。据说他学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不仅形似，而且得其精髓。王乃誉兴致来时，也泼墨作画，还撰写有书画论，创作了很多诗词，坚持记下了三十年的日记。

当王国维十一岁时，王乃誉游宦回乡，将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子女读书上。他还种竹养鱼，吹箫吟曲，过着一种自娱自乐的隐士般的生活。

王乃誉相当重视子女的教育，对王国维及弟弟王国华要求很严，甚至近乎苛刻。王乃誉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因此，王国维自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

1883年，王国维从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绥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塾师的启蒙教育，习读“四书”“五经”。聪颖好学的王国维很得私塾先生的喜爱。其弟王国华在为兄所作《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忆昔往事时提到：“时先兄才十一耳，诗文时艺早洛洛成诵。”大约这个时候，王国维喜欢上了课外阅读。王国维后来回忆说，家中的藏书有五六筐，几乎被他遍读了。在父亲和塾师的教育下，王国维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

1892年（光绪十八年），年仅十六岁的王国维考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但年少的王国维并不喜欢诵读经书，对于“治举子业”所规定的必修科目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而对文史之学却爱不释手。

这样的兴趣与性情，决定了他天赋虽高，却与仕途无缘，注定要走一条读书为学之路。

秉性耿介的海宁才子

自小就开始的家庭熏陶和私塾教育，令少年王国维锋芒初露。王国维与同在盐官的陈守谦、叶宜春、福嘉猷结成了好友，

经常在一起商榷学问。十六岁考上秀才后，他与这几位友人被当地父老乡亲尊为“海宁四才子”，而王国维位居“四才子”之首。据陈守谦记述，那时，他们每天都见面，上下古今，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或为辞章，彼此欣赏。在这样的友人聚谈中，王国维的不羁之才开始展露了出来。

王国维开始有选择地进行读书是在考中秀才之后。他自称平生读书之始在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这应该是指他赴杭州参加府试的1892年。他在杭州拿出儿时积聚的压岁钱，购得被称作“前四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著作，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为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他父亲王乃誉的日记记载，王国维曾在阅读《汉书》时，加上了许多“细批”，并且达到了“三代两汉之书烂熟于胸”的熟知地步。由此可见，王国维由于个人嗜好史书而有志于学后，在历史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上秀才之后，王国维在与学友的聚谈中，开始尝试学习清代汉学大师们研求学问的正途——“考据学”。他的这种学问趋向，却受到了父亲王乃誉的坚决反对。他父亲认为，少年学子首要的任务是把文章写得光彩流利，不宜过早去搞什么“考据”。他还对王国维与几位少年友人高谈阔论，指斥前辈学者文章中的疑误，考查古书注释中的错缪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少年人的“好高骛远”，并且严厉地批评说，这样钻古籍，喜考据，名义为高，实则懒惰；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所作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王国维十八岁时撰文条驳晚清大儒俞樾的《群经平义》时，王乃誉深感不安。

俞樾何许人也？他便是清末独步江南的经学大师俞曲园。

杭州孤山的俞楼就是他的故居。名师出高徒，俞曲园教出了个国学大师章太炎，教出了个国画大师吴昌硕。而《群经平议》是他功成名就后撰成的重要著作，于1866年（同治五年）雕版印行。全书包括了对《尚书》《诗经》《周易》和“三礼”、《春秋》三传以及《论语》《孟子》《国语》《尔雅》的评议。论地位、资望、学问和文章，断非王国维这样的“后生小子”所敢质疑的。

但王国维偏偏不迷信权威，有异议的就批驳，眼里唯有学问。他研习俞樾《群经平议》，并仿其体例，逐条予以批驳。王乃誉见长子正在写驳文，既惊讶，且严词劝阻。他对王国维说：“俞公乃吾浙大名士，众览群经，胸罗万卷，你年纪轻轻，宜自养学问，敬重前辈，何能如此轻率责人？”

王国维秉性耿介，并不以为凡前辈大师就评论不得。在他看来，王充《论衡》里就有了问孔、非韩、刺孟，俞樾的学术观点难道就不能评议吗？学问面前应不分尊卑，一视同仁。王乃誉见阻拦不成，就以过来人口吻开导说，批驳别人，第一，不可太直率，就算确有自己的独立之见，也宜含蓄；第二，要留有余地，谦退为上。否则，一旦说错了，徒然被人斥为狂妄无知；说对了，也会因自尊太过，树敌结怨。

王国维的“条驳”，虽系少年习作，不免气盛，但已显示了他卓然不群的学风：不畏权威，敢与名人争高下；在学问上是则是，非则非，不做谦谦君子。这正是中国现代学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品格。

在人生的十字街头

王国维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科举应试，

而是在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浓厚兴趣，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也不喜欢读《十三经注疏》。他二十岁时，三代两汉之古籍已全部熟烂于胸，并以他胸中澎湃着的钱江潮水般的热情和他少年炽热的情怀，写成了著名的《咏史》诗二十首。

正因对八股时文没有兴趣，王国维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

如果在以前，王国维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苦读八股时文，继续沿着科举之路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为止；二是选择坐馆教书或者到幕府中当师爷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第二条路，就是他的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因为王乃誉年轻时曾经在江苏溧阳当过幕僚。

既然王国维不愿意继续沿着科考的路走下去，那么，他只能选择第二条路。事实上，王国维在乡试失败后，已经走上了第二条路。十九岁时，作为长子的王国维与海宁春富庵镇莫寅生之孙女莫氏结婚。婚后的生活，有平静的幸福，也背上了经济的重担，他不得不到本地的大户人家就任塾师。

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改变了王国维的人生命运。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他自称：“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

至1897年，王国维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已经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做家庭教师了。他恳请父亲请人推荐留洋学堂，